

122260

慈禧墓珍宝失窃案

苏金星 著



湖北省商业学校图书室
藏 书

一九八五年四月廿六日

未来出版社

慈禧墓珍宝失窃案

苏金星 著

未来出版社

慈禧墓珍宝失窃案

苏金星 著

未来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 字数155,000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40,001—755,000

统一书号: 16303·46 定价: 0.83元

(82) 会 展 展 览

(85) 入 室 室 展 览

章 四 章

(87) 目 录

(88) 三 面 山

(90) 时 间 展 览

第 一 章

青岛惊变..... (1)

超级新闻..... (8)

(90) 法官与典狱长..... (13)

(91) 大公的烦恼..... (17)

(91) 末代皇帝的哭声..... (24)

(93) 达 芬 奇 的 文 字

(94) 达 芬 奇 的 文 字

第 二 章

千古罪人..... (29)

于军长夫妇..... (49)

(95) 浴池枪战..... (55)

(96) 生 活 事 件

(97) “ 达 芬 奇 文 字 ”

(98) “ 达 芬 奇 文 字 ”

第 三 章

(99) 达 芬 奇 文 字

古都火并..... (63)

群蝇聚会..... (66)

同是盗宝人..... (76)

第 四 章

庞然大物..... (86)

山西王..... (95)

牌桌挂钩..... (100)

第 五 章

山间夜行..... (105)

深山奇遇..... (107)

烂竹岩寨主..... (117)

“女盗”解救..... (128)

山寨浩劫..... (132)

第 六 章

行辕风波..... (143)

书房观宝..... (148)

“安全专家”..... (154)

故人重逢..... (159)

第 七 章

古画鉴伪.....	(165)
夜半枪声.....	(170)

第 八 章

拍板成交.....	(176)
国宝展览.....	(180)
密室定计.....	(190)
阎锡山逞威.....	(194)

第 九 章

国宝失窃.....	(203)
死囚失踪.....	(213)
小巷深处.....	(222)
夜走渤海湾.....	(229)
后记.....	(245)

第一章

青 岛 惊 变

一九二八年秋。

繁华、整洁的青岛海西大港，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了。高耸在海滨的仓库群，被炮弹打得呲牙咧嘴地东倒西歪；货场上，一堆堆烧焦了的草绿色军毯、裤衩、裹腿，被风吹得乱纷纷的，撒向荒野和海面。坑坑洼洼的水门汀地面上，一汪汪深绿色积水里漂浮着死者的残肢断体，与死狗、死猫、骡蹄、马头夹杂在一起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，蒸发出熏人的臭气，大群大群绿头蝇，嗡嗡地吵闹着。

在一个大臭水坑旁，拥挤着一伙一伙面黄肌瘦的难民。一伙伙满身污秽、满脸凶相的伤兵、游勇，操着各地方言，粗鲁地咒骂着、踢打着，在难民中乱窜乱撞。

离这儿二百多米的东北角，聚集着一小群碧眼黄发的洋人，长袍马褂的绅士，斜挎武装带、腰佩指挥刀、神气十足的军官和浑身散发花露精香味的太太小姐，他们在不耐烦地等船。

这天，二号码头上，忽然出现一伙彪形大汉。这些人青一色的灰布裤褂，两只超长的衣袖盖过手指尖。胸前那排千足蛇式的十三太保型纽扣故意敞着，露出里面滚黑边的白洋布汗褶儿和红兜肚。他们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京津卫戍司令部侦缉队。这伙人一出现，立刻使本来就骚乱、惊悸的码头，又陷入一阵神经质的痉挛。

警厅海西大港分驻所那六点五平方米的办事房里，坐着个被鸦片烟熏黄了脸皮的瘦长汉子。这人一脸狐疑、焦躁，象是在等待什么，不时从黑绸上衣兜掏出那块银链拴着的西马怀表看看，又瞅瞅窗外远处的海面，脸色愈来愈阴沉了。此人就是鼎鼎有名的龙头大哥、京津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刘清林。

一声刺耳的汽笛响了，日本客轮“陈平丸”号冒着浓烟，象是拖着长长的黑尾巴，骄横地闯进港湾，正向二号码头靠拢。

骤然间，身着各式衣饰，操着各种语言的人流，从那庞然大物的腹中冒出来，争先恐后地涌向跳板。顿时，码头上的嘈杂、混乱达到沸点。

刘清林与他的队员们精神抖擞，转动着一双双狡诈的眼睛，在上岸旅客的人流中穿巡……

两个家丁模样的人，拥着个西装笔挺的阔少挤上码头。阔少一双机灵的小眼睛频频地左顾右盼。左边那个提皮包的家丁，正笑嘻嘻地跟他说着什么。

探目李景舜、王孝亭尾随阔少身后，悄悄地向倚在门框

上的刘清林示意。

“厚歧兄”刘清林突然欢愉地高喊一声。阔少一惊，脱口问道：“谁？”

刘清林急忙穿越人群奔过去，热烈而又礼貌地握住阔少的右手，卑谄地报告：“军座通知鄙人特来恭候！”

阔少一脸迟疑、惊惑神色，口中下意识地“哦哦”应着。

两个家丁一听主人的声调，再看眼前这阵势，皱紧了眉头。

王孝亭跨前一步，挤上去，乖巧地向阔少介绍：“团座，这位是我们的刘老板！”

刘清林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就彬彬有礼地向分驻所方向一伸手：“请！”

主、仆三人，这时已身不由己地被这伙人拥进了那间斗室。

刘清林坐在唯一的那只办公桌前，跷起二郎腿，洋洋得意地望着阔少。虽然还是一脸笑容，语气却强硬多了：

“军座吩咐鄙人，候厚歧兄一到，一切安全均由我们负责。‘货物’也交给我们暂为保管，等找到客人……”

“你！什么人？”阔少没容刘清林说完，就鄙夷地问道。

“我们？”刘清林哈哈大笑：“以后就知道了！”笑声中明显地透出骄横。

站在一旁的王孝亭，向那提皮包的家丁伸过手去，不容

违抗地命令：“货物交给我吧！”

话音未落，那主仆“嗖”地从衣襟下掏出三支锃亮的日本马牌檐子。

“老实点！”刘清林一翻脸，嗓音变得沙哑、严厉：“不想活了！”

阔少迅速瞥了一眼门后和窗外，只见一支支大张机头的盒子炮，对准了他们。

刘清林从阔少身上搜出军队符号、黄绫护照各一张，子弹三十余发。又从他贴身衣兜搜出红绫小包一个。

他刚一打开红绫小包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一双双狂喜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住包里数十颗闪射光彩的珍珠，尤其当中那颗大于桃核的东珠，在阳光映照下，反射出熠熠光华。

过了好一阵，刘清林才清醒过来。他连忙将红绫包揣进自己内衣兜，又顺手夺过家丁手中的皮包，朝门外一撇嘴：

“上车！”

“去哪里？！”阔少还想抗议。王孝亭朝他脊梁狠狠一掌：“少废话！”

崭新的“载克赛”高速奔驰在全市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。车窗外闪过千疮百孔的楼房和一队队步履蹒跚、番号杂乱的队伍。

刘清林越来越感到双膝上这只皮包的重量，得意地从反射镜看了看坐在后排的那位阔少。他那上翘的嘴角，不由地荡出一丝笑纹，不禁想起昨天下午发生的事：

北平恭王府南侧、大风翔胡同的蜚春堂，他正倚在绣炕

上吸鸦片，突然来人叫他回去接紧急电话。那是台日本军用旧式话机，但传来的声音却很清晰，说是有三个人身带数十万元的珍宝去青岛，要到日本交涉一桩特殊买卖。并详细告诉他，那三个人的职业，姓名、体态、衣着以及到达的时间等等。当他问对方姓名时，电话却“喀嚓”挂断了。

在这军阀混战、国穷如洗、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，竟有随身携带数十万元珍宝的富贾巨子？他扔下话筒，鼻孔哼哼两声：哪儿来的匿名电话，想让老子上当！本想再去蜚春堂厮混一会儿，但这晦气的电话，已扰得他趣味索然了。当他倒在藤榻上烧烟泡时，那价值数十万元的奇珍异宝，却止不住在他脑子里翻腾开了：也许哪路财神爷知道老子手头紧，鬼使神差送来这笔外快？再细说打电话人的语气、音态，也不象一般玩世之徒，提供宝物的出处，有根有梢。他越想越感到有必要去闯闯大运。于是，挑选多名亲信，连夜赶到青岛。他看到这主仆三人与电话所告相似，更灵机一动，高喊一声“厚歧兄！”阔少陡然听到有人呼唤，果然露了马脚……

这三位不速之客，到达花花世界天津时，在天祥市场的美丰金店出售了十颗珍珠，得洋千余元，三人更换了衣饰，乔装主仆，来到青岛。但却难逃我刘清林的眼睛。刘清林正在自我陶醉时，汽车已开进英租界。在维多利亚路转弯处，往南一拐，越过两重铁门，驰入一座希腊古典式庭院。这儿离闹市较远，十分宁静。庭院尽头，有座诺曼第庄园式的宽敞建筑物，它的墙壁与楼顶爬满常春藤，迎门的客厅虽不豪华，但很考究：一色西式家具，打蜡的地板上，是一方斗牛图案

的阿根廷地毯。

来到厅内，主仆已知无反抗余地，只能听任命运之神摆布了，神经反到松弛下来，恢复了久荡江湖的本色，大大咧咧歪靠在沙发上。

刘清林还未坐稳，就急忙打开皮包。谁知，一股奇异之光直刺双目，惊得他“呀”地一声，差点把皮包掉在地毯上。王孝亭赶紧伸过头来看，也惊得目瞪口呆。刘清林吩咐手下人“招待”好“客人”，急忙带领李景舜、王孝亭走到隔壁的密室，笨手笨脚地把宝物一件件取出来，摆满了茶几。六只贪婪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些稀世之宝，谁也没吱一声，似乎连呼吸都被对宝物的惊诧窒息了。

过了半晌，才从王孝亭嘴里蹦出两个变了调的字：“大哥……”由于过分激动，两腮肌肉一阵痉挛，把后面的话又缩了回去。

李景舜已意会到王孝亭没有说完的内容，望望刘清林铁青的脸色，嗫嚅地：“够咱哥儿们受用一辈子了！”

刘清林眯起右眼看看同伙。向客厅方向一歪头：“他们咋处理？”

“撕了！”王孝亭恶狠狠地说道。

刘清林从衣兜里摸出粒烟泡丢进嘴里，连同唾沫咽了下去，稳稳神，说：“坐下，奶奶的，都坐下！”这位大哥到底比小弟兄考虑周到：“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传出去，咱吃饭的家伙保不住，连于司令也他妈坐蜡！”

“怎么？到嘴的肉，又……”

“别急，这些算啥，大头还在后边。要冒险就要冒得值个。舍出这一百多斤也要捞他个痛快……”刘清林话说到紧要处截住了，眼睛逼视着两个同伙，那意思是：“你们敢吗？”

李、王二人把胸脯拍得山响，齐声道：“大哥，听您的！”

“好，咱们这么干……”刘清林招手把两人叫过来，如此这般咬了一阵耳朵。

“绝！绝！”两人伸出大拇指：“咱算服了！”

“怕只怕于司令闻到腥，就他妈坏菜了！”

“放心，这儿都是自家兄弟，谁敢吃里扒外！”王孝亭拔出匕首，“唰”地插在桌面上。

对“客人”进行了一番紧张的审问，借助拳头和皮鞭的威力，“客人”们不得不将宝物的来龙去脉、家底存货以及这次外出的使命等等细节，全盘端了出来。

刘清林把队员们召集到密室，说：“咱兄弟有福同享，有祸同担，这事谁也不准露出去。”他看了看一脸横肉的王孝亭和王孝亭手里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放缓语气：“他们权大势大，可以明火执仗。咱们势小力弱，只能阴着干。想发横财就得担点风险儿。弟兄们有谁不愿干的，就此客客气气散伙……”

他挨个审视一番面前这些酱猪肘子一样油光闪亮的脸儿，看看没人吭气，猛一挥手：“妥啦，设宴！”

不一会儿，热气腾腾的酒席摆上来了。刘清林端起酒杯

大声吆喝：“弟兄们，来，干杯！祝贺你们立了一功，回去我一定在于司令面前给诸位请赏……”

一阵欢呼和杯筷撞击之后，各种腔调的吵闹声嗡嗡四起：

“活该他姓孙的倒霉，被咱撞上了！”

“孙老殿胆真大，竟敢出卖祖业！”

“瞧热闹吧，过两天报纸就该登出特大新闻了！”

“还有套红‘号外’呢！”

……

吵吵嚷嚷直到深夜，酒性发作，这伙人一个个东倒西歪，鼾声大作。

超 级 新 闻

《申报》首先发难，揭开了东陵盗宝案序幕。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等各大城市报纸竞相呼应，纷纷派出干练记者搜集、抢购有关盗宝的内幕秘闻，于是各种消息充斥版面。

短短几天之内，仅《申报》发出三十多条消息：

国军军长孙殿英，令工兵营安置地雷，将乾隆帝及西太后墓炸毁，地塌一大窟，派兵三十余人入内，奈阴气甚盛，不透光明，举火把洋蜡亦不发光。视四周地势甚大，越石门三四处，始见棺木，其下系水泉，棺木悬

于上，四壁尤为美丽。后将棺凿开，见西太后面如生人，发髻亦未散乱，所穿衣服与扮戏同，周身发光甚亮，宝物贮于此，可想而知。

东陵劫后之惨状：慈禧棺与盖分置，椁已劈碎，棺则开，慈禧尸骸赤条条侧放在棺盖上。上覆之龙袍已扯碎，其余衣物全无。尸未腐烂，头发已散，尸肉经风变赭，尸干如木乃伊。墓内甚黑，不能照相。墓内一切器品及石箱木箱全空……

乾隆墓中有四重石门，查系炸药炸者，墓内尚有许多木箱，金皮包的似盛殉葬物者，箱子全破碎，锁则铜质，委弃在地，其余一切均无法查出……

各家中小报纸也蜂拥而上：

西后殉葬物最多，价值万千元以上……

盗墓者确系孙殿英所为，一个翡翠西瓜，即值一万元，现不知下落。豆大珍珠约三四十斤……残留墓内古铜佛二十四尊，玉笔屏十幅……

东陵来者云：掘墓案事前徐源泉知悉，故极有组织。发掘后，复有零星军人入墓搜物，每有所得……

东陵事件经新闻界一鼓噪，潜在的各方势力趁机而动。整个社会舆论顿时喧嚣起来。其中既有民族主义，爱国主义人士或集团，要求查明真相，惩办罪犯者，亦有遗老遗少、军阀官僚，黑社会势力煽风助火，火中取栗者。于是乎，各色人物纷纷涌出，报纸上各种言论竞相发表：

文化维护会电请严办盗东陵人犯……从速收缴殉葬诸物，修葺陵寝……

总商会电（国民党北平）政（治）分会，要求加速组织军法会审，并要求陪审或旁听。

民族精神振兴社申明：皇陵者，我民族精神文明之象征也，盗陵者乃民族败类……

国家之叛逆，不诛不讨，何以待列宗列祖……

国宝整理委员会吁请当局：速收缴被盗国宝，严防流出海外。

在全国声势浩大的声讨声中，当局迫于舆论，同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赶忙调集人马，摆开一副整饬军纪，维护

公理，严惩主犯的阵势：

北平地方法院，特于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时，派
检验吏俞源前往东陵，检验乾隆及慈禧棺木……

北平警备司令部：派部员哈汉仪赴东陵调
查……

北平地方法院，昨日加委首席检查官何谋，赴
卫戍司令部接洽检查东陵审案事宜。

河北省主席商震，奉阎（锡山）总令，来平调
查东陵盗墓案，于十日下午偕同总指挥部参谋长李
晓沧及机要秘书许昌威，由津来平，八时抵站，将
与张荫梧及第六军团长徐源泉分别接洽。

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电商震总指挥，
派兵保护东陵，警备司令张荫梧将军派兵保卫西
陵。

河北省主席商震，限令遵化县县政府：严缉盗
墓正犯，依法惩办……等因奉此。

呈文具悉，通飭所属，一体严密缉拿，务获究